



吴鲁与东观西台

吴少波

几匹快马在锣鼓声的伴随下,自泉州府衙而出,过天后宫,跨顺济桥,一路向南疾飞,几炷香后,已来到晋江钱头村。铃盖“皇帝之宝”朱红大印的捷报很快贴在吴鲁家中的厅堂上。霎时,锣鼓喧天,鞭炮轰鸣。吴鲁高中清光绪十六年(1890)庚寅恩科进士及第、殿试一甲第一名。这是泉州府继庄际昌后,271年来又一个状元。

位于泉州涂门街的东观西台吴氏大宗祠里红灯高挂,香火缭绕,闻讯赶来的各位宗族长族亲正围坐在大厅里议事。

吴鲁(1845—1912),字肃堂,号且园,为闽南吴氏千百年来第一个金榜夺魁的裔孙,整个吴氏宗族为之光耀。宗族长亲们一致决定,在宗祠之前竖起四斗旗杆,同时加速宗祠的重修步伐,以迎接状元荣归故里、回乡祭祖。

东观西台吴氏大宗祠,原是明万历十一年(1583)进士吴龙徽的府第,因其官至东观侍读、西台御史,其地因而得名。清光绪年间,泉州吴氏宗亲共议兴建府级吴氏大宗祠。吴龙徽九世孙吴朝銓慨然以其第之前三进献出,改建为泉州五县(晋江、南安、惠安、同安、安溪)吴氏合族大宗祠。

清光绪十二年(1886)四月,东观西台吴氏大宗祠开始改建。吴鲁喜中状元,众族亲为之振奋,理当隆重祝贺,告慰列祖列宗。东观西台,自此灯火通明,修葺一事,快马加鞭,只盼状元骑着高头大马,披红戴花、衣锦还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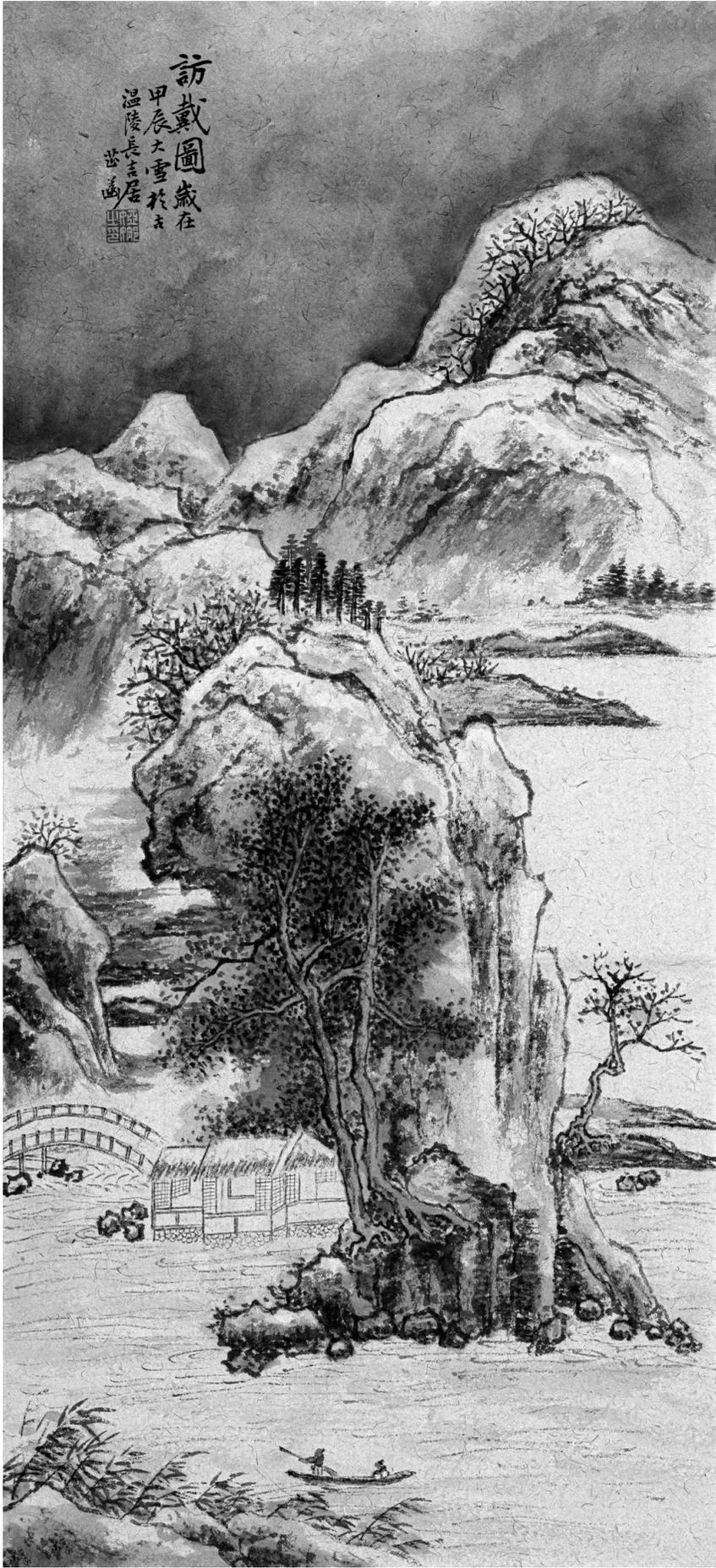
吴鲁中状元后,改官翰林院修撰。次年六月,出任陕西乡试主考官,八月奉命移督安徽学政,后又代办江南乡试监临,一直奔波于各省之间,恪尽职守,任劳任怨。奔波了五年,吴鲁终于获假返乡省亲。

清光绪二十二年(1896)春,吴鲁莅祭东观西台吴氏大宗祠,大会诸亲。

东观西台吴氏大宗祠前,四斗旗杆高高耸立,照壁、石鼓、池塘、六角古井,彰显了这座明清建筑的恢宏气派。四进五开间建筑错落有致,宫殿式屋顶,燕尾翘脊,木构件雕刻精美;红墙绿瓦,黏土饰筒,花头垂珠,金碧辉煌,富丽堂皇。举人吴拱震书《温陵吴氏大宗祠记》,进士吴增撰、吴拱震书《东观西台族史和吴氏大宗祠》,二碑刻立于大宗祠内。正中大门上,高悬“吴氏大宗祠”红底金字匾,两旁匾书“至德流芳”“延陵衍派”“记首世家”,述说着吴氏的显赫家世。中门屏风题有吴鲁诗句“东壁图书府,西园翰墨林。闻诗知国政,讲易见天心。”辅殿匾额“状元宰相”,系为南宋状元吴潜所立;另一匾额“状元”,为清代状元吴鲁所立。

清光绪二十五年(1899),吴鲁撰书《温陵吴氏合族祠堂记》,刻石立于祠堂内。吴鲁是一位出入欧颜的书法大家,通观其碑,凝重平正,雄浑朴茂,一提一按之间得颜公笔意,尽显书法之美。

(作者系旅居香港晋江籍作家)



访戴图(国画)

芷茵



四季

五店市的冬韵

蔡安阳

五店市的冬日,恰似一杯怀揣着岁月故事,温婉静美的江南佳人,莲步轻移,款款而来。她未沾染北方冬日那呼啸张狂的凛冽之气,周身唯一抹细腻缱绻的柔情,仿若误入那与世隔绝的桃源胜境,恰似“寒轻粉蝶忙”所绘情境,虽不见蝶影翩跹,闲适悠然之韵却满溢街巷。

晨光熹微,漫步在青石板路上,微微寒意自脚底升腾,却只是轻柔撩拨,绝无蚀骨的水冷。街边老榕,偶尔有黄叶如蝶般悠悠飘落,似在呢喃着季节更迭的密语。一旁老屋的青苔、藤萝仿若忠贞不渝的岁月守望者,兀自葱茏着,全然不理睬时光的流转,固守着旧时模样。风在小巷中穿行,没了夏日的炽热灼人,只剩轻柔的抚慰,裹挟来不远处小吃摊的诱人香气——那是独属五店市的烟火密语,声声悠长的叫卖,三两笔就勾勒出小城质朴生活的鲜活轮廓。

蔡氏大宗祠那明艳的红墙、俏皮的燕尾脊,在冬日澄澈清冷的空气中愈发庄严肃穆。燕尾脊高高翘起,恰似灵动轻盈、急欲腾飞的燕尾鱼,于碧空之下肆意舒展身姿,仿佛下一秒就要冲破岁月织就的藩篱,向着苍翠穹窿振翅遨游,将闽南古建筑的豪迈与灵动影显得淋漓尽致。红墙饱经悠悠岁月摩挲,色泽醇厚深沉,我轻轻抚摸着斑驳的墙面,恍惚间,耳畔似有往昔的喧闹声悠悠传来。庭院里,孩童们嬉笑打闹、你追我赶,手中五彩纸鸢随着欢声笑语,扶摇直上,飘荡在湛蓝晴空;堂屋内,家族耆老身着华服、正襟危坐,运筹帷幄间商定家族商事、规划田产,沉稳语声尽显睿智。此刻,暖阳烘烤了红墙青瓦,也烘烤了那段尘封的繁华旧梦。

午后时分,暖阳仿若给天地间轻柔笼上一层蜜色薄纱。碧空澄澈如镜,云朵闲散飘荡,恰似悠然自在的牧云图。微风拂过,掠过青瓦,也掠过那几株静立的芭蕉,添了几分活泼生气。深吸一口,泥土的质朴与花草的馥郁交织相融,是大自然馈赠的专属香氛。店铺前的空地上,游客悠闲地坐在竹椅竹凳上喝茶聊天,脸上恬淡笑意,诉说着静好日常的珍贵。抬眸远眺,碧空云朵变幻莫测,恰似“白云回望合,青霭入看无”描绘的悠然空灵之境。

五店市的冬日,雨也常来造访。湿润气息悄然漫上街巷,便是冬雨的前奏。待云层不堪重负,细雨丝丝纷纷扬扬飘下,似轻盈起舞的精灵,于天地间织就朦胧诗网。古朴与现代交织在一起,恰似水墨肆意洒染。行人撑起伞,五彩斑斓如流动花海,恰似雨中绽放盛景。冬雨恰似绵柔诗篇,悄声诉说冬日绮梦,慰藉每颗渴慕安宁的心灵,一如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,默默润泽古城,滋养出独有的温润气质。

夜幕低垂,雨幕与昏黄街灯温柔相拥,晕染出满巷温馨暖光。瞧那庄氏家庙,雨夜中更添几分神秘深邃,飞檐斗拱隐匿在朦胧光影里,轮廓仿若蛰伏巨兽。门庭前的石鼓,沉默伫立,承载过世代族人的摩挲祈愿,于此时无声见证着小城雨夜的宁静祥和。“古屋深灯弄影时”,古宅雨夜,弦音袅袅,氛围感十足,引得行人沉醉在这份岁月沉淀的韵味里。

五店市的冬日,虽无北国雪飘的豪迈壮丽,却凭一腔温婉柔情,于岁月流转间,镌刻生命哲思,滋养生活热忱。它悄然教会我们:于清寒寻暖,于须臾悟美,把平凡日子过成熠熠诗篇。



人文 晋江

王常婷

这个温暖的冬天,一行人走入晋江市龙湖镇。

在闽南的滨海一角,龙湖镇静静地铺展,如同一幅细腻温婉的水墨画卷。龙湖镇在宋代时期,属安仁乡弦歌里——一个听着就充满古韵诗意的地方。现如今,这里依然是历史与现代交织的梦幻之地,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的典范,每一次驻足,都能感受到那份独有的宁静与美好。

晨曦初破,龙湖镇的衙口海滩便在第一缕阳光的轻抚下,伴随着涛声缓缓苏醒。沿着海岸线,施琅将军的故居靖海侯府的九十九个门楣,迎着海风次第崭露,尽管不少已经风化磨蚀,可没有谁比它们更熟悉将军的脚步声。

海滨滩涂上,赶小海的小船三三两两泊在岸边。逐海而生,世世代代,渔民们重复的似乎是同样的生活。另一边厢,现代化的工厂里,一排排的机器似长龙,已经实现了智能化,不需要人工操作;工程师早已在主控室里设置好程序,从生产到包装运输都由机器人自动完成。最传统与最前沿的生产与生活方式,奇妙地并存于这块神奇的土地上。

传说中的龙,在不远的龙湖。龙湖镇之所以得名,便是因其境内大湖状若巨龙。龙湖水域面积达2800亩,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极佳的储水环境,龙湖成为祖国大陆向金門供水的水源地。在陆上,汨汨清泉从泉州山山水库流出,经金鸡拦河闸,过晋江龙湖水库流向金門,穿越总长约

云蒸霞蔚龙湖上

28公里的陆海输水管道,似一条龙,滋养着曾饱受水困的金门同胞。

冬日的暖阳给天边渐渐染上了一抹橙红,龙湖的水面仿佛被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。因为是饮用水供给处,龙湖水库没有常见的水产养殖等人工作业,周边的建筑也极少,因而比别的湖泊更加宁静清澈透亮。湖面如镜,与天光云影共徘徊;微风拂过,波光粼粼,晚霞被揉碎在水藻间,沉淀着彩虹似的梦,竟然有种今夕何夕的不真实感。偶尔,一两只水鸟掠过湖面,留下几声清脆的鸣叫声,便恍若进入了古人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壮阔寥远之境。

漫步于檀林古街,青石板路两旁,是历经岁月洗礼的骑楼商铺,斑驳的墙面,每一砖一瓦仿佛在低语,述说着悠悠岁月里曾经的商旅往来。行走在檀林,一栋栋的番仔楼,中西合璧,“端园”“春晖楼”“书投楼”“慈恩楼”……无不是建筑规模宏大、工艺精湛。在称奇之余,那斑驳的墙面,仿佛走进了过去的岁月,每走一步,似乎都能触碰到华侨们在异国他乡艰苦创业、情系桑梓的往昔。印象最深刻的是绿野山房,这里是村里的第一所私塾,由华侨许述沁回乡兴办,直到1958年新建校舍前,百余年来一直作为村中办学之所。反哺故乡的最好方式便是文化传承、教育兴邦。

阳光下,福林渡槽横跨阳溪两岸,犹如飞龙般雄伟壮观。尽管石头水泥在岁月里泛黄,作为福建省最大的浆砌条石拱渡槽,泉州市现存唯一的空中渡槽,福林渡槽在今天依然尽显霸气。想起从龙湖汲取的源头活

水正通过浅浅的海峡源源不断供应金門岛,龙湖之水在不同时代以不同的方式,滋养这块土地。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;湖不在大,源头活水便可渡人亦渡己。

此刻,坐落于村东的福林寺,以张扬的渡槽为背景,沉静安然,不悲不喜,虽历经风雨洗礼,依然肃穆庄严。弘一法师曾在此驻锡,他当时所住的禅房名为“尊瞻斋”。他为福林寺所题的墨宝,如今已装裱镶嵌在寺内,也镌刻在寺院的左右大门前。“福德因缘一殊胜,林园花木欣欣向荣”,一如法师临终绝笔“悲欣交集”,皆因有缘。

寺旁的孝端桥关于乡情故事还在流传。1933年,旅菲华侨许经撤回福林村建端园,并在阳溪建桥,以利乡亲们往来。村民感恩其善举,遂命名为“孝端桥”。许经撤之孙许自钦,情系桑梓,于1984年、1992年两次重修孝端桥,使这座历经风雨沧桑的老桥,迄今仍巍然屹立。爱乡之情代代相传,乡人便称之为“三代桥”。长桥卧波,未云何龙。这条龙,穿越时空,跨越沧海,历久弥坚。

桥在,许氏一族对家乡的情意也在。

一座桥,三代人,渡人亦渡己。离开时,福林寺广场上的弘一亭,红霞满天。朋友说,留个纪念吧!于是驻足,不必问何处是归程。长亭更短亭,我心归处,芳草碧连天。

此刻,远处田野,日之夕矣,牛羊下来;龙湖上,云蒸霞蔚;看得见的渡槽和看不见的陆海输水管道,书写龙湖奇观。



雅趣

花开有时

苏水梅

搬了两次家,许多故事都发生了变化,有一个场景是不变的,阳台种的那一盆盆植物很少有开花的时候。不开花就不开花,我心里从来不着急,依旧随心所欲地拔弄、捣鼓它们,自得其乐。

一株吊兰的小苗是从好朋友家里掐了一个小苗种下的。种的时间长了,吊兰会伸出长长细须,过许多日子再长出一朵小吊兰,如我当初带回家时的小苗那般,很是惹人喜爱。这时可以把小苗掰下来,种到别的盆里,或者放到水里,变成一株水培植物,算是进入这个家的第二代吊兰。如果不及时给第一代吊兰换土的话,过阵子这株植物就会渐渐失去姣好的样子。第一代吊兰的叶尖部分会出现枯黄的症状,这时拔出整个植株,会发现根部已经肿胀得很厉害,原本花盆里的土似乎都被植物“吃”掉了。好在我总结出这个规律听花费的时间不多,目前家里仍有两盆吊兰长势喜人,只是不知道已经是繁殖到第九代吊兰了。

一盆盆上添花是邻居风儿送我的,一同送来的还有一株掌上红。那盆掌上红种了一年多,后来枯萎了,那个盆儿被我种上了绿萝。小的时候,我的舅舅特别爱种盆上添花,每逢去外婆家,舅舅总会向我们炫耀他的盆上添花;花盆里绿色的“柱子”上伸展出密密匝匝的叶片,一到春节前后,就会开出美艳艳的小花蕊,最合舅舅心意。当风儿把这盆盆上添花送给我时,我还十分纳闷,没有绿色的“柱子”支撑的盆上添花,叶子直接种在土里,能活吗?几年时间很快过去,家里的这盆盆上添花依旧我行我素,兀自缓慢地生长着,感觉半年才从一片叶子的末端,长出一片更小的叶子,不缓不慢,不慌不忙。

一个类似鸡公碗一样的白色花碗,被我安顿好一个水仙花头。在往小花碗里加水之前,我小心翼翼地往里面加了一点点的矮健草,然后把剥去褐色外皮的水仙花泡在水里。我得意洋洋地拍照发给我的好朋友。两秒钟后微信收到语音:“要把整个花球浸泡在水里。”我才想起来,她一再叮嘱要拿一个大的盆来泡,或者要找些小石头压一下。看来又是只把话听了一半。怎么办呢?我急中生智,把连着的三个花球掰成了三个,让它们挨在一起,正好都在小花碗里了,水也正好都能泡到。这下不敢再拍照传给朋友了,但我坚信这盆水仙花定能开出黄白相间的小金盏。

事实上,这么多年来,阳台上的植物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开过花。比如,那盆吊兰曾经开过一串白色小花,灿烂又轻盈;那盆盆上添花也在前年春节期间开过紫红色的花朵,彩云般绚烂;从一盆蝴蝶兰中掏出一株蝴蝶兰虽然只有三片叶子,换了新土,次年又开出一只“白色蝴蝶”,在整个春天里煌煌而立,婉约动人。

说到底,养花种草的乐趣在于静待花开。只是花开有时,有赏花,无花赏叶,也不失为一种乐趣。



心曲

茶里光阴

夏学军

所有形容时间的词语中,我最喜欢光阴这个词。光阴雕刻着生命,有一丝沉重感。光阴的流逝,却在弹指一挥间。我们感叹岁月无痕,一生还有多少未完成的事,还有多少遗憾绕于心间?那一去不复返的金色流年,是茶正浓、花正艳、月正圆的美好时光。

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留住它?我一直相信,这世上有一种东西充满了灵性,对于世俗中的我们来说,它是一种救赎。

茶便是这种救赎。茶,生于山野,长于天地之间,吸收日月之精华。爱茶的人不仅爱它的气味,还爱着茶里的光阴、流逝的岁月。就像我手中的这块陈年普洱,历经十几年光阴的沉淀,它从青涩变为醇厚。十几年的时光,足以让一个孩童成长为翩翩少年,在多少个四季轮回里,茶与光阴,就这样执手相逢了。

回想当年,父亲最爱喝的是砖茶,砖茶因其形似砖而得名。父亲把砖茶喝得质朴而豪放。寒冬腊月之际,在炭火正红的小铁炉上,铝制的大肚水壺冒着热气;把捣碎的砖茶倒入茶碗里,冲入沸水,闷上几分钟,然后倒在青花瓷的茶碗里,瞬间茶香四溢。

那碗茶水浓醇,色泽乌润,片片茶叶犹如雀舌。一饮一啜,一润一悟,悠然之境忽从心出。父亲便将那把二胡拿出来,我们仨见状立即围观过来。当时年纪小,难以听出曲中深意,但隐约感到茶与酒一样,是可以“醉人”的。

这样的一碗茶,犹如家里的饭菜,每家每户的味道都不同。有的入人家茶汤淡,颜色也浅,被人戏谑为:“淡得像刷锅水一样。”有淡就有浓,在茶汤里加上一点点盐,这样的浓茶尤其受老少爷们们的喜爱。夏日的午后,几个老少爷们捧着一杯浓茶,坐在墙角,树荫下晒太阳,在乡村里,这也算是一道平常的风景吧。这里面就有我爷爷,他老人家喝了一辈子子茶,而那耐的我,还未爱上茶。

我是上了大学后才喜欢上喝茶的。同寝室的女孩子买来玫瑰花茶、茉莉花茶、菊花茶,说是能减肥美容。可是喝了一段时间后,容颜和身材还是一如从前,脂肪还是顽固地附着在身上。但是从那以后,被美丽的花茶深深吸引,茶香与花香融合之下,令人愉悦的味道,从一盏花茶开始,慢慢开始了“有茶生活”。

在我工作之后,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闲钱,才有能力把喝茶当作真正的生活。我置办了精美的茶具,买了好处的龙井茶——那是浸润了春雨、浸润了山间迷雾的茶,那是聆听过采茶女动人歌声的茶,那是携带了聪慧和睿智的茶。

烧水、烫杯、泡茶、续水,每一道程序都极为讲究。喝茶是一件很慢的事,真能够坐下来,给自己泡一壶茶,且在泡茶的过程中,享受一种悠闲、一种淡然,对于日常忙碌的我们来说,这是一种奢侈的享受。

光阴流转间,我大学毕业已经十五年了。十五年间,一个人心里可以装下多少陈年往事?

喝茶时总想起父亲,想起他一点也不优雅的喝茶方式。一个“茶”字简简单单,构造却如此之美:人在草木间,淡雅一生,豁达一生。一拿一放间,慢慢顿悟,父亲才是深谙茶之道人啊!喝茶哪有那么多讲究,朴素之茶中也带着妙趣。所以懂不懂茶并不重要,喝什么茶也不重要,正如那首禅诗所写: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,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

茶是醒着的人。在这瞬息万变的尘世中,“寻闲是福,知享即仙”,唯有内心真正懂得抽离,才能寻得生命的真义。茶里光阴最可贵的正是这份气定神闲。

一杯清茶慰光阴,把心泡在一盏茶里,品味光阴故事,倾听流年细语。